

江蘇省物產誌略

一、敘言

江蘇全省物品展覽會在本省的省會——鎮江——正式開幕了，此次本省政府蒐集了全省六十一縣農工等出品的精華和衣食住行日用必需的品物，分門別類陳列著舉行這次盛大的展覽會，牠的意義究竟在什麼地方呢？本省的黨政當局，深感充實國力是現在挽救國家民族的危機，復興本省凋敝的農村，和恢復本省工商業和一般社會繁榮的最急要工作，但是要達到這個上述的目的，不是空口說白話可以成功的，一定要腳踏實地，從增加生產品的數量和質量做起，照理講江蘇是財富的區域，產物的豐富在全國說來，可說到首屈一指了，但是事實上這幾年來，江蘇的工商各業無論蠶絲棉織以及各項手工業的土產固然一蹶不振，講到農村的凋敝更是一天厲害一天，我們試舉宜興縣人民生活狀況來做一個例子，那末我們對於江南繁華的舊夢，或者可以明瞭一點。宜興素來是農產富饒的區域，俗有「金張渚，銀湖汶」的

稱呼，這一縣東南和西北兩隅，屬銅官諸山聯綿的地域，山鄉的地方多是砂質壤土，生產的主要品是竹木陶器，西北及中央地帶多是平原，稱爲圩鄉，生產品的大宗是稻麥，副產品主要是絲繭，東北地濱太湖多屬港澇池沼，農民在水產以外，拿園藝做副業，統計全縣農戶的每年生產收入，據實際調查，合計約百元之譜，僅僅足夠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若除去納租，那末他們的收入，實不及工廠裏的工人，因此的原故，鄉村農民多不安於種田，大家背井離鄉的麇集在都市中，可是都市的生活也頗不容易，而且因都市和鄉村是有聯帶關係的，都市中的工商業根本就容納不了這許多的勞工，加上了近幾年工商業的不景氣，因此這個問題的解決就更爲困難，游民，乞丐或盜匪的增加便是這種表徵，至於本省徐海一帶人民困苦的生活，近人吳壽彭君曾在東方雜誌上「逗留於農村經濟時代的徐海各屬」一文中描寫得極爲真切，他曾說：

「生長在江南的兒女們，年年看見江北人的來到於江南各縣的城市，做小販，做廠工，做黃包車夫，做一切下賤的事，在一隻破爛的小船裏邊，住宿，吃飯，養小孩子。又年年看見許多江北人來到各縣的鄉村，開墾荒地，或是做雇工，蓋起一二間草蓬子，與江南清秀豐

腴的田野，以一個可憐的點綴。尤其是上海一隅的紡織工人，製造工人，重工業工人，小車夫，黃包車夫，碼頭工人，苦力，江北人佔了最大的成份。南市與閘北的貧民窟，以及浦東，徐家匯，土山灣一帶的茅舍櫛比，都表明了江北人困苦的生活。」

在另一方面，外貨是充斥於全國，自各種奢侈消耗以及享樂用的物品，以至日用必需品，甚至食糧，幾乎百分之八十以上，完全依賴着外貨，現在甚而至於窮鄉僻壤的區域，可以說到處都有「洋貨店」消售「洋貨」了。在外商貨賤價大量傾銷的政策下，我國固有的精良特出之材，反無人顧問，譬如說罷：絲繭業爲我江蘇江南各縣民間最重要的副業，絲綢出品，不但運銷全國亦有運銷於世界市場者，可是現在也江河日下，不比從前了，其原因一則舶來各種人造絲衣料，充斥市場；一則日本絲業興盛，相形見絀。其結果則國綢滯銷，絲業失敗，綢莊倒閉，機工停織，各縣農民亦以繭價低落，得不償失，不願育蠶，向稱富裕的江南各縣，年來受絲綢業衰落影響，也是一天凋敝一天，本年秋季，江蘇省政府向中交蘇農等四銀行，借款念萬收買金壇溧陽等縣秋繭救濟農民，便是最好的證明了，又像南通爲產棉區域，農民副業全以紗布爲主，每屆冬春農隙之時，機聲唧唧，滿於閭里。南通白色大布，久

享盛名，其在清季，南銷浙江，福建，廣東三省，北銷東三省，每年營業常有數百萬之譜，民國以後，因洋貨充斥，南通布銷路逐漸式微，營口一帶，受日本機械棉布競銷影響，亦大為減色，最近日本以暴力佔我東北，南通土布在關外的銷路當然更是絕迹了（參觀南通土布調查一文，工商半月刊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至於其他各業之生活為外貨奪去銷路的更是講不盡說不盡，這是何等可悲可怕的現象，何等可以痛心的事實！眼看著我們這個大破落戶人家，傾家破產的末運，實在降臨到我們的頭上了，所以我全國同胞，全省民衆今天就不能不趕快覺悟。覺悟什麼！就是大家要認清楚今日國家民族經濟危機的深切，再加上敵國外患之侵入，中國的現狀真是亟亟不可終日，要挽救國家民族的危機，要從復興繁榮國民經濟著手，今年二月間汪院長蔣委員長真電宣達救亡圖存的方策，主張生產建設為治本的政策，實在是當前的急務，蘇省民阜物殷，又得天時地利的長處，本省最近一二年來農村的凋敝，工商業的不景氣，固然受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但是人謀不臧，地力未盡，或則研究無人，改良乏術，或產量不豐，或品質日劣，遂使得天獨厚之佳產，仍憑天然淘汰而日就衰落，甯不可惜！因此江蘇省黨政當局舉行這次全省物品展覽會，牠的最大目標有下述的三個：